

清溪浅浅摸青螺

■刘峰

人间四月天,跟随大人们在田间劳作,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摸螺蛳。

螺蛳,天性喜欢待在洁净的浅水处,静若处子,圆润光洁,憨态可掬,仿佛一颗暗青色的螺旋状玉石,宛如一粒不小心掉在官窑的青瓷;当它蠕动时分,慢条斯理,像在水底飘飘缓行,腾起一小团淡黄色的泥雾,在泥床上留下一线蜿蜒而美丽的细痕,如草蛇灰线,又似屋漏痕。

只因它们的颜色大多为青色,所以人们给它取了一个诗意又好听的名字:青螺。

它的青恰如它生活的世界——乡野春时多雨,天色总是青阴阴的,“天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连天空的富含氧离子、水分子的烟云也是青的,再瞧一山一水、一阡一陌、一沟一渠,皆为萋萋色,宛如一轴调

和了花青与石绿、采用古老的湿画法而濡染的水墨画卷。

诗云:“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到了插秧季节,跟随大人们劳作,总会不时邂逅青螺,零零落落,宛如青玉雕琢的棋子撒在一块块水田里。当指尖或足底一不小心触碰它,能感受到它收缩螺盖时的悸动,霎时,一丝清凉滑腻之感,宛如一缕细弱的电流游遍全身。

青螺喜群居,以田间小溪为最。

中午收工,田野寂寂无人,在浅金色的日光的作用下,溪头笼了一抹若有若无的淡淡紫烟。藏在水底的螺蛳纷纷爬到浅水处晒太阳,透过清凌凌的溪水,可以看见有的粘在恐龙蛋似的鹅卵石底部,有的附在飘飘似玉带的水草背面,有的

潜藏在绿茸茸的苔藓丛中。阳光透过绿绸一般的水面,洒在一团团古青色的螺壳,弥散着点点的幽光。

有些螺蛳,悄悄顶开褐红的盖头,探出粉嫩的脑袋,伸着软绵绵、犹如天线般的一对小肉柱,正在忘情地享受日光浴,当一遇到风吹草动,立即将头角缩进壳里,纹丝不动。一会儿,当察觉到没有什么危险,又悄悄探出头,将“天线”伸出。

禁不住诱惑,我拎了柳篮,缩起裤子,蹑手蹑脚走下水埠,踩进小溪,兴奋地摸起螺蛳来。俗话说:“三个指头捉田螺——十拿九稳。”透过镜子一样的水面,朝着圆溜溜的螺蛳伸开手掌,一捏一个准,“叮咚——”,抛入篮子,有金石之声。有时,嫌摸不过瘾,干脆双掌齐下,一掬一大把,收获感满满。

民谚云:“小小瓶,小小盖,小小瓶里装荤菜。”在清苦的乡村旧年,富含高蛋白和微量元素的青螺,可做荤菜,简直就是上苍赐予的一宝。在体能消耗极大的插秧时节,它正好补充营养。

摸回的螺蛳,须养在清水缸里,放入几滴香油,让它们吐出体内的秽物。此时,螺蛳开

始缓缓爬动,螺盖微微张合、静吐纳。一周过后,秽物吐尽,清清爽爽,即可烹调。

当黄昏收工归来,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守着红泥小火炉,烹一锅香喷喷的螺蛳。火光熊熊,浇上一勺金黄的菜籽油,烧至冒烟,“嗤啦——”,将螺蛳倾入锅里爆炒,添入辣椒、老姜、桂皮、花椒、八角、料酒,依次加入家常佐料,再添一瓢清水,慢慢而煮。

渐渐地,锅里传来咕嘟咕嘟的呖语,油焖螺蛳的香气开始弥漫开来,惹得肚里的馋虫直打架。

围着一锅热气腾腾、油光闪闪的螺蛳,邀两三知己,温一壶老酒,“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快意至极。食时,以舌尖顶住螺盖,轻轻一嘬,“咻溜——”,一缕香辣爽滑、紧实弹牙的人间至味渗在舌尖,令人陷入美味的沼泽中,不能自拔。微醺中,一天下来的疲惫烟消云散。“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那情味,足可留忆一生。

“可奈年光似水声,迢迢去不停。”恍惚间,多少年又多少年已过去,我多想重温旧日时光,素手插青秧,摸螺青溪头,再归来仍是少年!

春夏之间

(组诗)

■马骏斐

初夏

是一场蔷薇花瓣凋零的回忆
在雨中

青春的零落也是一种美吧
我的自语湿漉漉的

前方那条通幽的曲径
越来越神秘了
飘逸和新生的气息
融汇在空气中

正好 在春和夏的中间
我牵着你的手

落英

这些诗意
就让它随流水去吧

只是这一朵娇羞和蜜意
仍需你苍老时光的垂怜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谁在凭水吟咏
这样无奈的诗句

落英不是无情物
那个站在墙角的人
仙者一般

藤蔓

墙角的一根藤蔓
她的攀缠气喘吁吁
我看见一缕阳光牵引着她
给她迷幻的承诺

当她在坚硬的缝隙里扎下情感
苦难的挣扎
也是一种甜蜜

我心中的那根藤
早已从春情里爬出
我想在这个夏天里
攀过
那堵沉重的岁月

我只不过是想看一看
后面的景色

最后

最后是荼蘼花开
以洁白的绽放了结一段人生

重启一行 或是
重写一首
交给你来决定了

我只决定一个春天的结束
那些芬芳的情感
会穿插在你所有的诗句
和时间的缝隙里

我的最后
是你的另一种开始
这从春天的一开始
就已决定

■赵振艾

荒沟村的三座古庙

我的老家在枣庄市山亭区城头镇荒沟村。这是一个古老的村落,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当时,徐、朱、潘3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清康熙八年(1669年),刘、邱两姓迁入,而后赵、张、黄三姓又相继迁来,村落规模逐步扩大,人口越来越多,目前已接近4000人。

村中有三座古庙,见证着该村悠久的历史。

一是村西的土地庙。土地庙是汉族民间供奉土地神的庙宇,在中国属于分布最广的祭祀场所,凡有汉族民众居住的地方就有供奉土地神的土地庙。在我记忆中,荒沟村家西的老土地庙,比许多村庄的土地庙大,大约两间屋,石墙黛瓦,正面有立柱罩檐,庙门两侧都有窗户,泥塑的土地神庄严而又祥和地坐在庙宇之中。该庙不仅是荒沟村民祭祀土地神的场所,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庇护过抗日英雄。日本侵略期间,我党派遣毕秀山来城头一带组织抗日活动。刚来城头不久,人生地不熟,毕秀山时常常住在这个土地

庙里过夜。一次,他在庙顶睡觉,听到下面有日本兵叽里呱啦说话,他警觉地躺在上面,手里紧握手榴弹,日本兵往上扔石头,砸在身上,他依然纹丝不动。没找到人,日本兵放了几下空枪就气急败坏地走了。2006年,村民自发集资在原址重建了土地庙,但比原来的庙小了许多。令人欣慰的是,庙中的一棵古柏保存了下来。古柏原有两株,树龄600余岁,矗立于庙前左右,挺拔苍劲,郁郁葱葱。小时候,我们曾经围绕两棵古柏捉迷藏,因此记忆深刻。其中一棵,底部有明显的锯口。关于这个锯口,有个生动的传说。当时,两盗贼趁黑夜试图杀树卖钱,刚刚锯开一道口子,大树便流出鲜血,犹如泉涌,盗贼惊恐,弃锯而逃,跑不多远就气绝而亡了。此树几经沧桑,差点枯死,近年重新恢复生机。树干四人合抱,树高20多米,已被列入古树保护名录。

第二座古庙是村东的山神庙。荒沟村地貌特征是半山区半平原。东部属于山区丘陵,从前有座山神庙,是用九块打

磨平整的大块青石板,雕刻后扣制而成,安放在村东一片光洁的巨石上,非常精致、庄重。供奉的山神刻绘在石板上,有若干位,其中一位身着盔甲、锦袍,手执开山斧,类似大将军的形象,线条流畅,刻画逼真,栩栩如生。小时候,不知忌讳和尊重,我曾经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从拱形石门偷偷爬进去玩耍。村民每年六月初六在此举行祭祀山神仪式,定时供奉香火,祈求风调雨顺和山神庇佑。干旱年份村民也在这里举行祈雨仪式。遗憾的是,这座山神庙在“文革”时被拆除。庙右前方有一棵巨大的杨树,挺拔茂盛。庙宇拆除后,大杨树像一位孤独的卫士矗立着,不久遭雷击,中间部位被击穿,很像被龙爪抓过。于是人们说真龙显灵了,对拆除山神庙表达不满和愤怒。随着村庄的扩大,庙址由村东变成了村里。庙基虽然还在,但已经不太明显,不熟悉的人很难辨认。

第三座古庙是观音堂,当地村民称“奶奶庙”,位于中街西首路北。过去正殿六间,供奉观音;东殿三间,供奉关公。